

唐朝对高丽的战争

唐耕耦

【整理者按】这篇文章是根据唐耕耦先生的手稿整理的，此前没有发表过。手稿封面标注“本稿系应有关部门的要求而作”，并标记撰写时间为“一九八〇年四月”。

第一节 唐以前中国和高丽关系概述

欲明了唐朝所以对高丽多次发动战争，征服而后已，必须先了解唐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与高丽之关系。故本节先就此作一概述。

高丽本名高句丽，为夫余^①之一支。汉武帝元封四年（公元前 107 年）灭朝鲜，置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玄菟四郡，以高句丽为县，属玄菟郡管辖。汉元帝建昭二年（公元前 37 年），夫余人朱蒙始走东南建国（朱蒙亦名东明、邹牟，盖同音异译），自号高句丽，以高为氏，接受汉的封号。初都于卒本，在今我国辽宁省桓仁、集安二县方面，当鸭绿江分支沸流水（洋江）上游。朱蒙子琉璃王时，迁都国内城。国内城在今鸭绿江之上流西岸，辽宁省之洞沟附近。此时，王莽曾强使高句丽发兵攻打匈奴，并更名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，引起高句丽的反抗。东汉建武八年（公元 32 年），高句丽遣使朝贡，光武帝复其王号。至第六世太祖王宫，伐东沃沮，开拓疆土，东达沧海（日本海），南至萨水（清川江）。而东汉自和帝至安帝时，势力大不如前，高句丽趁机不时侵犯汉之辽东、玄菟等郡。灵帝建宁二年（公元 169 年）为东汉玄菟太守打败，高句丽王伯固投降，又归属玄菟郡。至伊夷模，迁都于丸都。丸都城亦在鸭绿江西岸洞沟西，距旧都国内城不甚远。

伊夷模死，子位宫继位。三国魏明帝景初二年（公元 238 年）司马懿讨公孙渊时，高句丽曾出兵配合。正始三年（公元 242 年）高句丽王位宫派兵侵袭西安平。正始五年一六年，魏将毋丘俭大败高句丽，攻陷丸都，位宫仅以身免。永嘉之乱后，西晋衰亡，政令不行于东

^①夫余，在今吉林省长春一带。

方，高句丽遂侵并玄菟、乐浪。接着与崛起于龙城（今辽宁省义县，在高句丽西北）之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发生冲突。公元 342 年慕容晃发兵进攻高丽，高句丽王钊大败，晃追至丸都，俘虏高句丽王钊之母妻及男女五万余口，焚其室，毁丸都而还。高句丽向燕称臣朝贡。而后前燕内乱，为苻坚所灭。高句丽国力渐亦恢复。慕容垂再起，称后燕，与高句丽稍有相争。后燕衰而为北燕，不久，北燕亡。当时中国四分五裂，高句丽之西北遂无强敌，趁机占有辽东之地。公元 427 年，高句丽迁都平壤，向南扩展，在朝鲜半岛上与百济、新罗进行角逐，北则与中国连和。“自东晋至于齐、梁、后魏、北周，其主皆受南北朝封爵，分遣贡使。”

①

隋朝建立，高丽王继续遣使朝贡，接受隋之封爵。开皇九年（公元 589 年）隋朝灭陈，南北统一，高丽惧怕隋朝进攻，“治兵积谷，为守拒之策”^②。开皇十七年（公元 597 年）隋文帝下书于高丽，指责高丽王“驱逼靺鞨，固禁契丹”；“潜行财货”，诱引中国工匠去“修理兵器，意欲不臧”；无礼对待隋朝的使者，“坐之空馆，严加防守，使其闭目塞耳，永无闻见”。并明确指出高丽王汤“虽称藩附，诚节未尽”，若不“洒心易行，率由宪章”，则“命将出师”，进行征讨^③。高丽得书，尚未答复，高汤病死，子高元嗣立。隋文帝派遣使者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辽东郡公。高元遣使答谢，并请封王。隋文帝乃册封元为高丽王。开皇十八年（公元 590 年）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，侵犯隋统辖之辽西地区，被隋营州总管击走。隋文帝闻而大怒，发兵三十万，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。但水军遭大风，船多覆没，陆军遇疾疫，粮秣又供应不上，只好退军。隋炀帝时又三次大发兵攻打高丽，均因指挥错误，粮运不济，高丽军民坚守拒战，国内人民起义，而告失败。

第二节 唐武德时中国和高丽的关系

唐对高丽发动战争，有一个酝酿发展过程。在发生战争以前，双方曾有过一段和平友好时期，那就是武德年间。

唐初，朝鲜半岛上的形势，仍然是高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分立。新罗国，“在汉时乐浪之地，东及南方俱限大海，西接百济，北邻高丽”^④。百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，“当马韩之故

^① 《通典》卷一八六《边防典·东夷下·高句丽》。

^② 《隋书》卷八一《高丽传》。

^③ 《隋书》卷八一《高丽传》。

^④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新罗传》。

地”^①，东北至新罗，西、南限大海，北渡海至高丽^②。高丽，东至于海，南与新罗为邻，西北渡辽水（今辽河）至于营州，南渡海至于百济，北至靺鞨。唐朝建立后，高丽、百济、新罗皆遣使入贡，接受唐的封号。

武德二年（公元 619 年），高丽王高建武（前高丽王元之异母弟）遣使入唐。四年又遣使朝贡。唐高祖李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，于武德五年（公元 622 年）下书于建武曰：“隋氏季年，连兵搆难，攻战之所，各失其民，遂使骨肉乖离，室家分析，多历年数”，“今二国通和，又无阻异，在此所有高丽人等，已令追括，寻即遣送；彼处有此国人者，王可放还”^③。提出互相遣返隋末俘虏、陷没的人口。高丽同意。于是建武“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”^④，唐高祖很高兴。武德七年（公元 624 年）高丽王建武“遣使内附，受正朔，请颁历”^⑤。唐派前刑部尚书沈安叔出使至高丽，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、辽东郡王、高丽王。随行的有道士，并带去天尊像，“为之讲老子，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”^⑥。同年，唐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、百济王，册封新罗王金真平为柱国、乐浪郡王、新罗王。武德八年（公元 625 年），唐高祖曾对侍臣说：“名实之间，理须相副。高丽称臣于隋，终拒炀帝，此亦何臣之有！”“何必令其称臣，以自尊大。”^⑦他要侍臣起草诏书，让高丽以后不再以藩臣相称。侍中裴矩、中书侍郎温彦博表示反对说：“辽东之地，周为箕子之国，汉家玄菟郡耳。魏晋以前，近在提封之内，不可许以不臣。若与高丽抗礼，则四夷何以瞻仰？且中国之于夷狄，若太阳之比列星，理无降尊，俯同夷貊。”^⑧唐高祖接受了这个意见。唐高祖为什么一度打算让高丽不再以藩臣相称？这是因为高丽王虽受唐朝册封，名为藩臣，实际上是独立的；另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，这时唐朝正忙于巩固内部，无暇及外。

第三节 唐太宗进攻高丽

武德九年（公元 626 年）八月，唐太宗即皇帝位后，唐与高丽继续保持和平友好关系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双方关系逐步呈现紧张，贞观十九年（公元 645 年）终于爆发战争。战

^① 《唐会要》卷九九《百济》。

^②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百济传》，《通典》卷一八五《新罗》：其西北界，犬牙出高丽、百济之间。即高丽与百济中间有相当大的一个地区在唐初属新罗所有。

^③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〇。

^⑤ 《唐会要》卷九五。

^⑥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⑦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，《唐会要》卷九五。

^⑧ 《旧唐书》卷六一《温彦博传》。参阅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、《唐会要》卷九五《高丽》。

争的爆发，有二方面原因。一、朝鲜半岛上高丽、百济、新罗三国，由于历史上的怨仇和边境纠纷，“数相侵犯”，不时发生战争。新罗力量弱小，夹在高丽、百济中间，腹背受敌，就向唐求援，请求保护。唐以三国皆为藩属，就出面干涉，高丽、百济不接受调停，促使唐朝出兵。二，更为重要的原因，高丽，特别是辽东之地，自汉至魏晋为中国中央王朝疆土的一部分，东晋南北朝分裂时，才为高丽占领。中央王朝统一了内地，国力强盛，封建统治者就想把高丽之地也统一进来。这是隋文帝、隋炀帝屡次对高丽用兵，以及唐太宗发兵进攻高丽的主要原因。

唐太宗发兵进攻高丽有一个酝酿准备过程。武德九年新罗、百济遣使“讼高丽闭其道路，不许来通中国”^①，并诉述互相攻击情况。唐朝即召集三国使人进行调解，随后又派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出使朝鲜半岛，要求三国相互停止攻掠，和睦相处。高丽王建武表示接受，“请与新罗对会使会盟”^②。对于正在进攻新罗的百济，贞观元年（公元 627 年），唐太宗下书于百济王扶余璋说：“新罗王金真平，朕之藩臣，王之邻国，每闻遣师，征讨不息”，“朕已对王姪信福及高丽、新罗使人，具敕通和，咸许辑睦，王必须忘彼前怨”，“即停兵革”^③。扶余璋表面也表示同意，但“外称顺令，内实相仇如故”^④。三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。

隋末唐初，威胁两朝最大的是北方的突厥。贞观四年（公元 630 年），唐乘突厥内部矛盾，发兵进攻，大败突厥，一举俘虏了颉利可汗，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。高丽感到形势不利，其王“建武遣使者贺，并上封域图”^⑤。贞观五年（公元 631 年）二月，唐太宗下诏：“诸州有京观处，无问新旧，宜悉划削，加土为坟，掩蔽枯朽，勿令暴露。”^⑥并要求藩国也执行这一诏令。同年八月，唐派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出使高丽，收埋“隋时战亡骸骨，毁高丽所立京观”^⑦。高丽王建武惧怕唐朝来进攻，乃进行防御准备，开始修筑长城，东北自扶余城起，西南至海，长达一千余里，但高丽与唐继续保持藩属朝贡关系。贞观九年（公元 640 年）又灭高昌（在今吐鲁番），下一年，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于吐蕃赞普，和亲成功，西边安全。唐太宗开始考虑高丽问题。刚好高丽王于贞观十四年“遣其子桓权来朝，并贡方物，太宗优劳甚至”^⑧，以“答劳”为名，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，实地了解高丽的情

^①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百济传》。

^②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③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百济传》。

^④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百济传》。

^⑤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此事系于贞观二年；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《高丽传》系于贞观四年。

^⑥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三。按：京观一词，见于《左传·宣十二年》，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，以夸耀武功。

^⑦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三。

^⑧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况，以便研究可否对高丽用兵。

贞观十五年（公元 641 年）陈大德“使于高丽，初入其境，欲知山川风俗，以至城邑，以綾绮遗其守者曰：吾雅好山水，此有胜处，吾欲观之。守者喜，导之游历，无所不至”。 “往往见中国人，自云家在某郡，隋大业末，因平壤败，遂没于此，高丽妻以游女，子孙盈室，与高丽错居，殆将半矣”。“因问亲戚存没，大德绐之曰：汝之亲戚皆无恙。莫不垂涕而去，更相告示。数日之后，大德在途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田野。大德未至平壤五十里，士女夹道而观者如堵。”^①大德来到平壤，高丽王“盛陈兵甲”而后相见^②，以显耀武力；但“闻高昌灭，其大对卢三至馆”，“馆候之勤，加于常数”^③。大德归唐，上奏了出使经过，唐太宗说：“高丽本四郡地耳，吾发卒数万攻辽东，彼必倾国救之，别遣舟师东莱，自海道趋平壤，水陆合势，取之不难。但山东州县彫瘵未复，吾不欲劳之耳。”^④

贞观十六年（公元 642 年）高丽政局发生了一次大变动。东部大人泉盖苏文^⑤，“凶暴多不法，其王及大臣议诛之”，为盖苏文发觉。他先发制人，悉集所部军队于平壤城南，假称校阅，召诸大人皆来参加，“勒兵尽杀之，死者百余人”^⑥，并驰入王宫，杀其王建武，立其侄高藏为王，盖苏文“自为莫离支”，莫离支相当于中国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。政变成功，盖苏文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“号令远近，专制国事”。旧史记载：“盖苏文状貌雄伟，意气豪逸，身配五刀，左右莫敢仰视”。他的统治很凶暴，“常令其属官俯伏于地，践之上下马”，“出行必整队伍，前导者长呼，则人皆奔逃，不避阤谷，路绝行人，国人甚苦之”^⑦。唐朝有的官员建议乘机发兵进攻高丽，唐太宗说：“高丽王武职贡不绝，为贼臣所弑，朕哀之甚深，固不忘也”，但“山东彫敝，吾未忍用兵也”^⑧。唐朝的经济条件还不允许对高丽的用兵，乃派遣使者去高丽持节吊祭，进一步观察高丽的情况。

第二年，即贞观十七年闰六月，唐太宗曾专门与大臣们商讨进图高丽的谋略。他首先提出：“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，诚不可忍，以今日兵力，取之不难，但不欲劳百姓，吾欲且使契丹、靺鞨扰之，何如？”长孙无忌认为，盖苏文杀其王，不派使者来唐告难，说明他“畏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。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五七《奉使部·机变》。

^② 《册府元龟》卷六五七《奉使部·机变》。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《高丽传》。

^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④ 同上。

^⑤ 唐太宗实录作东部大人，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作西部大人。唐时高丽所分五部：内部、北部、东部、南部、西部。

^⑥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⑦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。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《高丽传》。

^⑧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。

“大国之讨，必严设守备”，此时使契丹、靺鞨侵扰，毫无用处，不如暂时隐忍一下，“赐书安慰之”，使盖苏文以为平安无事，而产生骄傲，麻痹松懈，然后再发兵^①。唐太宗接受了。于是派遣使者册封高丽王藏为上柱国、辽东郡王、高丽王。同年九月，新罗王金善德遣使向唐告急，“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”^②，“复与高丽和亲通好，谋攻党项城，以绝新罗入唐之路”^③，请求派兵救援。新罗的求助，加强了唐太宗进攻高丽战争的决心。唐太宗派遣司农丞相里玄奖为使下书高丽曰：“新罗委命国家，不阙朝献。尔与百济，宜即戢兵。若更攻之，明年当出师击尔国矣。”^④明确宣布新罗受唐保护，要求高丽停止武力进犯，否则唐朝出兵。

贞观十八年（公元 644 年）正月，相里玄奖到达平壤。莫离支盖苏文正带兵在前线，已攻取新罗两城。高丽王使人召回盖苏文，与玄奖相见，双方争论十分激烈。“玄奖谓苏文曰：主上令高丽罢兵，勿击新罗。玄奖啣命而来，正为此耳。”盖苏文答曰：“高丽、新罗怨隙已久，往者隋室相侵，新罗乘釁夺地，高丽五百里城邑，新罗皆据有之。自非反地还城，此兵恐未能已。玄奖曰：既往之事，焉可追论！至如辽东诸城，旧并中国郡县，高丽今必求本地，中国亦须复疆宇。国家尚且不言，高丽岂得违命。”^⑤盖苏文拒不从命，谈判失败，战争已不可避免。

同年二月，玄奖回国，如实上奏与盖苏文谈判经过。唐太宗听后，主张用兵。他对侍臣们说：“盖苏文弑其君，贼其大臣，残虐其民，今又违我诏令，侵暴邻国，不可以不讨。”^⑥褚遂良担心东征高丽未必会成功，表示反对。李世勣认为此时不取高丽，必为患将来，表示拥护。最后唐太宗下了出兵的决心，并决定亲自统兵指挥，许多大臣都劝阻太宗亲征。褚遂良上疏曰：“高丽王为陛下所立，莫离支辄杀其主，陛下讨逆收地，斯实乘机”，但“为人之主，无自伐辽”^⑦。建议另派将军指挥。唐太宗没有接受，立即进行战备工作。

同年七月，唐太宗派将作大监阎立德到洪、饶、江三州制造船只四百艘，作运载军粮之用。又派遣营州都督张俭等“率领幽、营二都督兵及契丹、奚、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”^⑧，作试探性进攻。任命太常卿韦挺和民部尚书崔师仁为馈运正副使，负责调运河北诸州粮食至辽水前线。令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到东莱海边。唐太宗亲自召见韦挺说：“幽州以北，

^①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六。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《高丽传》。

^②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。

^③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百济传》。

^④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新罗传》。

^⑤《册府元龟》卷六六〇《奉使部·敏辩二》，参阅《资治通鉴》卷 197、《旧唐书》卷 199 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⑥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。

^⑦《旧唐书》卷八〇《褚遂良传》。

^⑧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。

至辽水二千余里，无州县，军行资粮无所取给，卿宜为此使。但得军用不乏，功不细矣。”^①挺至幽州，买木造船，运米而进。但第二年春正月，漕渠水浅，六百余艘运米船，在幽州北八百里的卢思台，壅塞不能前进，被迫下米于台侧贮存，韦挺、崔师仁均被免官。唐军向前线运送粮秣遇到很大困难。

战争行将爆发，唐与高丽都密切注视对方动静，封锁消息。就在贞观十八年九月，高丽遣使贡白金。唐太宗怕高丽使者探知唐朝备战情况，藉故拘留了使者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载：“上谓高丽使者曰：‘汝曹皆事高武，有官爵。莫离支弑逆，汝曹不能复仇，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，罪孰大焉！’悉以属大理。”高丽也拘留了唐朝派去的使者蒋俨。俨表现坚强，“抗节不挠”^②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五上《蒋俨传》记载：“蒋俨，常州义兴人。贞观中，为右屯卫兵曹参军（正八品下）。太宗将征辽东，募使高丽者，众皆畏惮。俨谓人曰：主上雄略，华夷畏威，高丽小蕃，岂敢图其使者？纵其凌虐，亦是我死所也。遂请出行。及至高丽，莫离支置于窟室中，胁以兵刃，终不屈挠。会高丽败，得归，太宗奇之，拜朝散大夫（从五品下）。”^③由于在出使高丽被拘留期间，表现了好的气节，官品一下子由正八品下超升到从五品下。

同年十一月壬申（初二日），唐太宗至洛阳。前宣州刺史郑元璹已退休，因他曾随隋炀帝去高丽打过仗，召来询问。“对曰：辽东道远，粮运艰巨，东夷善守城，攻之不可猝下。上（唐太宗）曰：今日非隋之比，公但听之！”^④没有理会郑元璹的告诫。后来战争的实践，证明郑元璹的意见是正确的。甲午（二十四日），任命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率江淮岭峡兵四万、长安洛阳募士三千、战舰五百艘，自莱州（今山东掖县）泛海向平壤。派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领步骑六万人及兰、河二州降胡向辽东，两军合势并进。又令新罗、奚、契丹等配合唐军进击高丽。庚子（三十日）诸军大集于幽州（今河北蓟县）。由于隋炀帝进攻高丽大败，士兵和民众还留有疑惧心理，唐太宗下诏宣布“必胜之道有五：一曰以大击小，二曰以顺讨逆，三曰以治乘乱，四曰以逸待劳，五曰以悦当怨”^⑤，以解除疑惧。

贞观十九年（公元六四五年）二月庚戌（十二日），唐太宗亲自统率诸军从洛阳出发。是月，李世勣军到达幽州。三月丁丑（十九日），唐太宗抵定州（今河北定县）。他对侍臣说：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七《韦挺传》。

^② 《册府元龟》卷六六一《奉使部·守节》。

^③ 《册府元龟》卷六六二《奉使部·请行》同。

^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。

^⑤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。参阅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“辽东本中国之地，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。”“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，今彼弑其主。”“朕今东征，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，高丽雪君父之耻耳！”^①且“今天下大定，唯辽东未宾，后嗣因士马盛强，谋臣导以征讨，丧乱方始，朕故自取之，不遗后世忧也”^②。唐太宗认为：辽东本中国之地，迟早要收归唐朝版图，他不完成，子孙后代决不会甘休。他深知用兵辽东困难之大，子孙没有经验，搞不好会出大乱子。“故及朕之未老，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。”^③壬辰（二十四日），唐太宗从定州出发。李世勣军从柳城出发（营州治所，今锦州市西）。

建安城外之战和盖牟城之战。四月戊戌（初一日），李世勣军出高丽不意，自通定渡过辽水，至玄菟（今沈阳市东）。高丽大骇，城邑皆闭门自守。壬寅（初五日），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（今辽宁抚顺市西北），城中无敢出者。营州都督张俭率胡兵为前锋，进渡辽水，向建安城，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。丁未（初十日），唐太宗从幽州出发。壬子（十五日），李世勣、李道宗进攻高丽盖牟城（在辽东城东北，今辽宁盖平）。癸亥（二十六日），拔盖牟城，获二万余口，粮十余万石。

卑沙城之战。张亮率舟师自东莱渡海，袭卑沙城（今辽宁海城牛庄附近），其城四面悬绝，惟西门可上。程名振引兵夜至，副总管王文度先登。五月己巳（初二日），攻陷，获男女八千口。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绿水。

辽东城之战。李世勣进军辽东城下（在今辽宁省辽阳县北）。（五月）庚午（初三日），唐太宗至辽泽，泥淖二百余里不可通。将作大监阎立德布土作桥，壬申（初五日）渡过辽泽。乙亥（初八日），高丽发新城、国内城步骑四万救辽东。李道宗将四千迎战。军中皆以为敌众我寡，双方军队数量悬殊过大，不如深沟高垒，待太宗至再战。李道宗以为，高丽自以为兵多，有轻视我军的心理，而且远来疲劳，进行反击，定可打败。李世勣同意。果毅都尉马文举说：不遇勍敌，何以显出壮士本色。策马向敌阵冲衝，所向皆靡，众心稍安。两军交战，行军总管张君又退走，唐军不利，道宗收集散卒，登高而望，见高丽阵乱，乃与骁骑数十，直冲敌阵，左右出入；李世勣引兵助之，高丽大败，斩首千余级。丁丑（初十日），唐太宗渡过辽水，拆掉桥梁，告诉全军将士只有前进，不能后退。李世勣围攻辽东城。唐军以抛车飞三百斤石向城内发射，高丽积木为战楼于城上以拒之；唐军以挂车挂其楼阁，无不倾倒，高丽随方拒战。仗打得十分激烈。昼夜不停，连续一十二天，攻不下来。唐太宗率精兵与李

^①同上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^②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《东夷高丽传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^③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三月丁亥。

世勣会合，亲到城下督战，鼓噪声震天动地。甲申（十七日），南风大起，唐军因风纵火，延烧城中，乘势攻入，杀一万余人，得胜兵一万余人，男女四万余口，仓粟五十万石，以其城为辽州。

白岩城之战。乙未（五月二十八日），进军白岩城（今辽宁辽阳县东北）。丙申（二十九日），高丽乌骨城派兵一万余人援救白岩，为唐将契苾何力击溃，追奔三十多里，斩首千余级。六月丁酉（初一日），李世勣从白岩城西南方向发动进攻，城主孙代音投降，得城中男女万余口。以白岩城为岩州，以孙代音为刺史。

安市城之战。这一战，可以分为二个战役：一是唐军大败高丽援军十五万，二是围攻安市城。六月丁未（十一日），唐太宗率军从辽东城出发，丙辰（二十日）到达安市城下（今辽宁盖平县东北），发起攻城。丁巳（二十一日），高丽北部耨萨延寿、惠真率领高丽、靺鞨十五万大军来救安市。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今为延寿策有三：引兵直前，连安市城为垒，据高山之险，食城中之粟，纵靺鞨掠吾牛马，攻之不可猝下，欲归则泥潦为阻，坐困吾军，上策也；拔城中之众，与之宵遁，中策也；不度智能，来与吾战，下策也。卿曹观之，彼必出下策，成擒在吾目中矣。”^①高丽有对卢向延寿献计说：“中国大乱，英雄并起。秦王圣武，所向无敌，遂平天下，南面为帝，北夷请服，西戎献款，今者倾国而至，唐兵之壮健者悉来，其锋不可当也。”我军应该“顿兵不战，旷日持久，分遣奇兵断其运道，粮食既尽，求战不得，欲归无路，乃可胜也。”^②延寿没有接受这一正确意见，指挥部队前进，离安市城四十里扎营下寨。唐太宗怕延寿犹豫不进，不敢决战，乃派骑兵一千前往引诱，方一交战，唐军即伪装败逃。高丽兵以为唐军好打，竞相追逐，离安市城东南八里扎营。

唐太宗召集各将领问破敌之计，曰：“夷兵既至，尘埃亘数十百里，彼众我寡，卿等所知，国家猛将谋臣并从朕在，破贼万全之策”，何者最好？长孙无忌说：刚才经过诸军营地，见到士卒都在积极作战斗准备，喜形于色，士气很高，此仗请陛下指挥，一定可以取胜。唐太宗很高兴，笑而表示接受，决定亲自指挥。随后，他带领长孙无忌等随从数百骑到前沿阵地，登高观望地形，何处可以出击，何处可以伏兵。高丽、靺鞨合兵布阵，长四十里。李道宗在旁边献计说：“高丽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”，请给我精兵五千，偷袭平壤，这样，数十万敌军必然溃败。唐太宗没有回答李道宗的建议。他连夜召集文武将令布置作战计划。命令李世勣率领步骑一万五千阵于岭西，从正面向高丽发起进攻。长孙无忌带精兵一万一千

^①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^②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从山谷小路迂回到敌后，从背后进行冲击。唐太宗自己带领步骑四千登北山上。并命令诸军一听到鼓角声，齐部出动，奋勇击杀。

戊午（二十二日），延寿等只见李世勣布阵，勒兵将战。唐太宗望见长孙无忌军尘土大起，已在高丽兵后面，下令鼓角并作，旗帜齐举，诸军鼓噪并进。高丽兵众恐惧慌乱，延寿等想分兵抵挡，部队阵势已乱。李世勣以步卒长枪一万奋击于前，高丽后退，无忌军猛攻其后，唐太宗又亲自指挥骑兵，从山上直冲下来。龙门人薛仁贵一马当先，着奇服，大呼陷阵，所向无敌。高丽兵大溃，斩首二万余级。延寿收集余部依山结阵，企图进行抵抗，被唐军包围，桥梁被唐军撤掉，归路断绝。

己未（二十三日），延寿、惠真率残部三万六千八百人投降，“入军门，膝行而前，拜伏请命”。唐太宗对二人说：东夷少年，在海边跳来跳去，说到打仗，那能比得我老人，今后还敢同皇帝打仗么？唐太宗简点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官秩，迁之内地，其他的高丽士兵统统释放，让他们返回平壤。因靺鞨进犯过唐太宗的阵地，三千五百人全部坑杀。获马万匹，牛五万头，铁甲万领，大量其他器械。

这一战役，前后只经过三天，以唐军全胜、高丽援兵十五万或死亡、或溃逃、或投降，全军覆没而告终。高丽全国震骇，后黄城、银城都弃守逃遁，几百里无复人烟。盖苏文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，通过靺鞨与铁勒薛延陀真珠可汗联系，“咱以厚利”，诱其进犯唐境，配合高丽作战，但真珠可汗“慑服不敢动”。真珠很快死去，少子继位，称多弥可汗，发兵进攻唐之夏州，被防守夏州的唐军击败。

随后，张亮于建安城下，再破高丽兵。唐军遂进而包围安市城。安市人望见唐太宗的旗盖，就上城鼓噪，唐太宗大怒。李世勣请攻克此城后，男女全部坑杀，安市人听说此一消息，更加拼命防守，唐军久攻不下。高延寿、高惠真献计说：“安市人顾惜其家，人自为战”，轻易攻不下来，我统率的十几万军队，一战溃败，国人胆破，乌骨城耨萨年岁已老，不能坚守，唐兵进攻，朝至夕克，“其余当道小城，必望风奔溃，然后收其资粮，鼓行而前，平壤必不守矣。”^①群臣也说：张亮兵在卑沙城，很快能调过来，乘高丽凶惧，与张亮军会合，先攻下乌骨城，渡过鸭绿水，直取平壤，可以成功。长孙无忌表示反对说：天子亲征，不能冒险，图徼幸，今建安、新城的敌军，尚有十万，如果我军向乌骨城进发，这十万敌军一定会跟在我军后面，前有坚城，后有敌军，很危险，不如先攻破安市，夺取建安，然后长驱而进，可

^①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以万无一失。唐太宗采纳长孙无忌的意见，乃下令诸军急攻安市城。安市军民坚守抵抗，战斗十分激烈。

江夏王李道宗从城的东南面筑土山发起进攻，高丽亦增高其城进行拒守；李世勣从西面发起进攻，“衔车礮石，坏其楼堞，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”^①。士卒轮番攻城，一天激战六七次。李道宗又“以树条苞壤为土屯，积以为山，其中间五道加木，被土于其上”^②，“昼夜不息，凡六旬，用功五十万”^③，山顶比城高数丈。李道宗派果毅都尉傅伏爱领兵屯于山顶防守。“山颓，压城，城崩，会伏爱私离所部，高丽数百勇士从城缺出战，遂夺据土山，暂而守之”^④，“积火萦盾以自固”^⑤。唐太宗大怒，斩伏爱，命诸将发动进攻，连续三天，没有攻下。

这时天气寒冷，草枯水冻，粮食又快用完，兵马无法久留，唐太宗只好于九月癸未（十八日）下令撤兵回国。命李世勣、李道宗将兵四万为后卫。乙酉（二十日），唐军退至辽东城，丙戌（二十一日），渡过辽水。辽泽泥泞，车马不能通行，命令长孙无忌带领万人割草填路，水深处以车为梁道。十月丙申（初一），辽泽中暴风降雪，“时甚冰寒，士卒沾冻，马牛溺于泥，死者甚多”^⑥。

唐太宗这次进攻高丽之战，其结果，史载：“拔玄菟、横山、盖牟、磨米、辽东、白岩、卑沙、麦谷、银山、后黄十城，徙辽、盖、岩三州户口者七万人。新城、建安、驻跸三大战（驻跸大战，指大败高延寿之战），斩首四万余级。”^⑦“降其大将二人，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人。”^⑧唐军的损失为：“战士死者近二千人（按：此数恐缩小了），战马死者什七八。”^⑨唐太宗很后悔不该出兵，“叹曰：魏征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。”^⑩

唐太宗失败原因。综观这次战争经过，唐军战斗力远比高丽为强，两军野战，高丽根本不是唐的对手，几次大的战役，高丽均遭惨败，说明了这一点。但唐太宗进攻高丽之战，目的没有达到，实际上是失败了。其所以失败，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。辽东城经过十二天才攻克，此时已近五月下旬。及至顿兵安市城下，从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八日，达三月之久，

^①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②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《高丽传》。

^③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④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⑤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《高丽传》。

^⑥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^⑦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⑧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七《帝王部·亲征二》。

^⑨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⑩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百计围攻，攻不下来。辽东深秋，气候特寒，粮道不通，如不急速撤军，有全军覆没危险。战无不胜的唐太宗只好退兵回国。这时，唐太宗才体会到郑元璿说的话“辽东道远，粮运艰巨，东夷善守城，攻之不可猝下”完全正确。

从主观方面说，唐太宗对高丽的力量估计过低。第一，他曾说过，高丽地止四郡，我发数万之众攻辽东，诸城必救，乃以舟师飘海，直奔平壤，很易取胜。失之轻敌。其实，高丽地不止四郡。据唐高宗总章元年（公元 668 年）高丽投降时的数字，“有城百七十六，户六十九万七千”^①。贞观时，户口、城市数与此大致相近，则人口当有三四百万。另据《新唐书》卷二一九《渤海传》记载，“高丽盛时，士三十万”，仅军队就有三十万，岂能以数万之众，轻易征服。

第二，高丽统治集团之间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，虽有矛盾，但内部是统一的，盖苏文的统治是稳固的。唐太宗进攻高丽，其目的在取得疆土、俘掠人口财物，势必引起高丽军民的拼死抵抗。唐太宗进攻高丽的过程中，极尽其分化瓦解的手法，但高丽军民很少投降。唐军攻安市城近三月而不能克取，根本原因是安市城军民“顾惜家口，人自为战”，使力量倍增。这是唐太宗所没有料到的。

正因为唐太宗对高丽的力量估计过低，所以他只统率十几万军队渡辽作战。旧史记载，唐太宗问李靖：我打高丽，为什么会失败？李靖答云：未采用李道宗乘虚取平壤之策。胡三省注亦云：“太宗之定天下，多以出奇取胜，独辽东之役，欲以万全取胜，所以无功。”^②我们认为这种评说，有正确的方面，但也失于片面。太宗攻高丽，只能速战速决，顿兵于坚城之下，持久作战，必败无疑。但他指挥进攻，显得慎重有余，偏于保守。指出这一点是对的。但把唐军的失败单单归之于唐太宗不能出奇制胜，则夸大了指挥者的能动作用，就失于片面。任何高明的军事指挥者，都不可能超越物质条件许可范围，企图战争的胜利。这次战争，唐军利在速战速决，唐太宗是知道的，也打算这么做。他之所以不采用李道宗出奇之计，高延寿、高惠真攻取乌骨城之策，因为两者貌似可取，实皆不能用。唐集全部陆军十余万攻安市城不下，以少量兵力渡鸭绿江，千里奔袭高丽都城平壤，岂能成功？置安市、建安城不顾，集中兵力往平壤方向攻击前进，观长孙无忌之分析，可知也行不通。唐太宗所以失败，最主要的是他对高丽力量估计过低。他企图以十几万兵力，征服有几百万人口、三十万军队，军民团结一致，坚决抵抗的高丽，根本不可能。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九九上《高丽传》。

^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唐太宗班师回国，第一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宣布结束，但双方关系仍很紧张。贞观二十年（公元 646 年），高丽遣使来唐并献二美女，为唐太宗拒绝。唐太宗撤兵后，曾“以弓服赐盖苏文，受之，不遣使者谢”^①，“又待唐使者倨慢，常窥伺边隙，屡敕令勿攻新罗，而侵陵不止”，因此唐太宗下“诏勿受其朝贡”^②。双方断绝使节来往。

贞观二十一年（公元 647 年）二月，唐太宗又计划进攻高丽。朝臣以为“高丽依山为城，攻之不可猝拔”，建议派遣一部分兵力，轮番发动侵扰性进攻，使高丽疲于奔命，不能耕种，“数年之间，千里萧条，则人心自离，鸭绿之北，可不战而取”^③。这是很厉害的计谋，唐太宗采纳了。三月，派牛进达等率兵万余人，自莱州渡海前进，派李世勣等统兵三千以及营州都督府的军队，由陆路从新城道前进。五月，李世勣等渡过辽水，经过南苏等数城，高丽多背城拒战，世勣击破其兵，焚烧其罗郭后即撤回。七月，牛进达等由海路进入高丽境，前后打了一百多次小的胜仗，攻克石城。在积利城下，高丽兵一万余人出战，也被唐军打败。被杀了二千多人。

贞观二十二年（公元 648 年），唐朝继续对高丽发动侵扰性进攻。正月，派薛万彻等统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，从莱州渡海进击高丽。六月，唐太宗以为经过唐军连年侵扰性进攻，高丽已经困弊，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灭亡高丽，为此大造舟船，作运送军粮之用。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 649 年）四月，唐太宗病故，遗诏“辽东行事并停”^④，战事暂时停止。

第四节 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、高丽的灭亡

唐高宗永徽六年（公元 655 年），高丽与百济、靺鞨联合进攻新罗北境，攻占三十三城，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援。唐高宗派遣营州都督程名振、左卫中郎苏定方统兵进攻高丽。程名振等渡过辽水，高丽新城守军见唐兵数量少，出城渡过贵端水迎战，被唐军打得大败，被杀俘虏一千多人。程名振等焚烧新城外郭及村落后撤回。显庆三年（公元 658 年）六月，程名振与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率兵攻占高丽赤烽镇，杀四百余，虏获一百余人。高丽派遣大将豆娄方率兵三万拒战，为程名振打败，被杀二千五百人。显庆四年（公元 659 年），薛仁贵等于横山打败高丽将温沙门。以上几次战斗，规模不大，唐朝出动的兵力数量不多，虽

^① 《新唐书》卷二二〇《高丽传》。

^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八。

^④ 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一一《太宗遗诏》。

进入高丽境内，但并不深入，进攻一下，即撤回来，目的仍然是侵扰破坏，使高丽困弊。

显庆五年（公元 660 年），因百济与高丽联合，连年侵掠新罗，唐高宗应新罗的请求，派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，率水陆大军十万，由成山（今山东荣成县）渡海，令新罗发兵配合。唐军在熊津江口打败百济守军，水陆齐进，在其都城泗沘城外二十里，消灭百济主力，进抵城下。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出逃，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，隆子文思出城投降。随后，泰、义慈、隆及各城城主也相继投降，唐于其地置熊津都督府，任命其酋长为都督、刺史。百济已灭，唐在朝鲜半岛有了立足点，为进攻高丽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龙朔元年（公元 661 年）唐高宗命令任雅相为𬇙江道行军总管、契苾何力为辽东行军总管、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、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，共三十五军，水陆两路，南北并进。七月，苏定方破高丽于𬇙江，屡战皆捷，遂进围平壤。盖苏文派其子泉男生统率精兵数万防守鸭绿水，阻止唐军南渡。九月，契苾何力军到达鸭绿水，天寒地冻，何力指挥唐军乘冰渡鸭绿水，鼓噪而进，高丽兵大溃，唐军乘势追奔数十里，斩首数万级，余众投降，男生仅以身免。此时，如果契苾何力统率的陆路大军挥戈南进，与苏定方、任雅相等会合，高丽的形势就非常危险。会铁勒九姓进犯唐境，契苾何力奉诏班师，高丽才转危为安。

龙朔二年（公元 662 年）二月甲戌，𬇙江道大总管任雅相薨于军。戊寅，左骁卫将军、白州刺史、沃沮道总管庞孝泰，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，被高丽所败，与其子十三人都战死。苏定方围平壤，久攻不下，又遇大雪，乃被迫撤军回国。

乾封元年（公元 666 年）五月，高丽泉盖苏文死，子男生继为莫离支，弟男建、男产与之争权。男建乘男生外出，发动政变，自为莫离支，发兵进攻男生。男生逃至国内城死守，派遣其子献诚降唐求救。高丽不仅内部分裂，且有男生之降附，对于唐灭高昌是一个极好机会。六月，唐高宗派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，统兵援救男生，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，作唐军向导。接着又派右金吾卫庞同善、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，一起进军高丽。九月，庞同善大破高丽兵，泉男生率领部众与同善会合，唐授男生特进、辽东大都督、兼平壤道安抚大使，封玄菟郡公。

十二月，唐大举进攻高丽，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统一指挥诸军以及新罗王的军队，分水陆两路前进，以平壤为会师地点。第二年（公元 667 年）九月，李勣军攻拔高丽西边的要塞新城。接着连克一十六城。泉男建派兵企图夺回新城，被薛仁贵等打得大败，死亡五万余人。唐军乘胜攻克南苏、木底、苍岩三城，与泉男生军会合。总章元年（公元 668

年)二月，薛仁贵领兵二千为前锋，在扶余城下大破高丽兵，杀获一万多人，遂克扶余城，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降。泉男建派兵五万人救扶余城，与唐军在薛贺水遭遇，两军交战，高丽兵大败，被杀被俘三万余人。唐军乘胜进克大行城。诸路大军于此会合，进至鸭绿栅，高丽发兵拒战，又被唐军打得大败。

唐军势如破竹，五十多万蕃汉兵进抵平壤城下^①，围平壤月余，高丽支持不住，其王高藏派遣泉男产率领首领九十八人，手持白旗，到李勣军中投降。泉男建继续闭门拒守，屡次派兵出城作战，都被唐军打败。僧信诚派人到李勣营中接洽，请为内应，开门迎接唐军。九月癸巳，唐军入城，男建自杀，未遂，被俘。高丽灭亡。

十月，李勣凯旋回国。唐高宗命令先将俘虏高藏等献于昭陵(唐太宗的陵墓)；到京师，又献于太庙。十二月，唐高宗于含元殿受见俘虏高藏、泉男建等。因高藏没有实权，“政非己出”，赦罪，授司平太常伯(即工部尚书)、员外同正。仪凤中(公元677年)，唐高宗又授高藏为开府仪同三司、辽东都督，封朝鲜王，遣归辽东，安辑高丽余众。高藏至辽东，与靺鞨私通，图谋叛乱，召还，流放邛州。永淳初(公元682年)卒，赠卫尉卿，遗体送至长安，于颉利墓左侧赐地安葬，树立墓碑。泉男产先降，授司宰少卿(即光禄少卿)；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。泉男生向导有功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封汴国公，仪凤二年(公元677年)卒，赠并州大都督，在长安举行葬礼，五品以上官都往哭送，谥号襄，勒碑著功。男生子献诚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兼令在羽林卫(皇宫的禁卫部队)轮番上值。武周时，酷吏来俊臣诬陷其谋反予以缢死。武则天后来知其冤枉，平了反，赠右羽林卫大将军，重新举行丧礼安葬。泉男建流放黔中，原百济王扶余亦流放岭南。唐分高丽五部、一百七十六城、六十九万余户，为九都督府、四十二州、一百县。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辖管理。拔擢有功的酋帅为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与华人一起进行治理。任命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，率兵二万人镇守。

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所以获得成功，除了唐是大国和高丽是小国，力量对比有利于唐外，一是唐与新罗联合，灭亡了百济，在朝鲜半岛取得了根据地，造成对高丽南北夹击的有利形势；二，更为重要的是泉盖苏文死后，泉氏兄弟争权夺位，泉男生投降唐朝，作唐军向导，配合唐军作战，小国分裂，为大国灭亡，很是自然。

但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并没有巩固。总章二年(669年)唐朝“迁高丽三万于江淮、山南”。咸亨元年(670年)高丽酋长剑牟岑率众反，唐发兵镇压，“凡四年乃平”，高丽民

^①《册府元龟》卷九八六《外臣部·征讨五》：契苾何力引蕃汉兵五十万逼平壤，李勣军继至。

众奔新罗。平壤痍残，不能驻军，乃于上元三年（676年）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（辽宁辽阳县），先有华人任官者悉罢之。至仪凤三年（677年），又把安东都护府移于新城（抚顺市附近），至圣历元年（698）六月三十日，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，“自是高丽旧户分散，多投突厥及靺鞨，高氏君长遂绝，其地并没于诸蕃”。高丽亡，新罗、渤海兴。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六月新罗王金兴光遣使贺献表曰：“伏奉恩敕，𬇙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。”唐朝正式承认𬇙江（大同江）以南为新罗统治；大同江以北，后来为兴起于我国东北的靺鞨族建立的渤海所占领。

唐朝太宗、高宗两朝，历经艰苦，始克百济、高丽，既克之后，复不能守，终于被迫退出，原因有三：一，客观方面为朝鲜半岛跟唐朝统治中心地区距离遥远，天时地势，艰难险阻，从当时物质条件来讲，企图巩固统治本很困难。二，主观方面为唐朝克高丽之后，从中国本土派去驻军、官员进行统治，与当地人民必然会引起矛盾冲突。前面叙述，总章二年唐朝用强力调走高丽三万人民迁往江淮、山南，引起高丽人民大反抗，唐朝派兵镇压，经四年虽然把反抗镇压下去，但当地人民被杀，或逃亡新罗，平壤残破，再也不能驻扎大军，安东都护府被迫移到辽东，就是一例。《新唐书》卷一一〇《黑齿常之传》记载：苏定方平百济，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（相当于唐的刺史）黑齿常之率所部降，而定方囚老王，纵兵大掠，常之惧，与左右酋长十余人遁去，逃亡任存山反抗，不旬日，归者三万。定方勒兵攻之，不克，常之遂复二百余城。类似例子不少。唐朝从中国本土派去的驻军、官员对当地人民进行劫掠剥削，必然不少，当然会引起本地人民的强烈反抗。三是吐蕃强盛，唐朝的西北边境告急直接威胁到唐朝统治中心，将驻防高丽驻军撤用以对付吐蕃，总之无力经营东北。